

常德話的句末“的”：性質、功能及層級

裴曉倩

溫州理工學院

提要

本文討論常德話“VO 的”結構中“的”的性質、功能以及層級。在常德話中，這個“的”可以被統一分析為焦點投射的中心語（Foc⁰），當有對比焦點出現在這類“的”字結構中時，對比焦點可以移位至它的指示語 [Spec FocP]，對比焦點可由“是”引介或者借由音係手段如重音標記。常德話整體的左緣投射層級為“時間投射（S.AspP）< 句末“的”（FocP）< 語力投射（iForceP）< 特殊義問句投射（SQP）< 情感態度投射（AttP）”。

關鍵詞

“VO 的”，焦點，左緣投射，常德方言

1. 常德話中幾類不同的“的”

本文主要討論常德話的句末助詞“的”，¹在開始討論之前，為了明確我們的討論對象，有必要先說明常德話中的幾類不同的“的”。常德話中的這幾類“的”具有相同的語音形式 [ti]，但它們的語法性質卻有很大區別。以往學者多關注作為語氣詞的“的”（鄒飛 2006: 14–15），幾乎沒有從整體情況來討論常德話“的”的文章，這裡我們限於篇幅，作一概述。常德話中第一類“的”是作狀態形容詞或副詞後綴的“的”，當“的”作狀態形容詞後綴時，要求形容詞為 BA 式，如“噴香的、稀爛的、降臭的”，例句如“這朵花通紅的”（這朵花非常紅），若該狀態形容詞為 AB 式，則後綴不用“的”而用“噠”，如“黑黢噠、光銅噠（很光滑）、圓溜噠（圓溜溜）”。易亞新（2007: 113）曾提及到這兩個格式，但並未給其中“的”定性。常德話中“的”作副詞性成分後綴的情況很少，只有少數的單音節副詞能帶“的”，比如“真的沒得噠（真的沒有了）”。極少數雙音節形容詞作狀語時後面也能出現“的”，比如“仔細的看噠一下”（仔細的看了一下），但出現頻率很低且偏書面。

另外一類就是常見的定語標記“的”。朱德熙（1961, 1982）中將附加在名詞、人稱代詞、形容詞、動詞以及各類詞組之後組成名詞性結構的“的”歸為一類，統稱“的₃”，這樣的“的”也出現在常德話中，比如“紙的、他的、紅的、吃的、打籃球的、煮熟的、在學裡的”等等。此後，這類“的”的分析在生成語法理論下，又有新的推進，Huang（1982）提出部分“的”字結構應視為定語從句，功能為名詞短語的修飾語。也有學者認為定中結構是一種特殊的 DP，D 的補足語為 CP，在這一觀點下 Aoun 和 Li（2003）將“的”視為 CP 的中心語，Simpson 和 Wu（2002）則以“的”為 D⁰，但都將“的”的前後成分放置在一個小句內。稍後一點，司富珍（2004）則放棄定語小句的分析，直接設立“DeP”投射，這也意味著“的”前後成分之間在結構上不必然具有修飾關係。這類“的”的分析一直是學界的熱點難點問題，目前也尚未定論，但可以明確的是，這類“的”前後成分之間在語義上有明顯的修飾關係，我們暫且將這類“的”叫做定語標記，以區別於其他幾類“的”字結構。²

¹ 本文所討論的常德話具體指常德下轄的臨澧縣城話，和常德城區話同屬西南官話常鶴片常澧小片，二者差異較小，因此本文分析也基本適用常德城區話，故不作區分。

² 謝萌（2012: 143–144）曾經把臨澧話名詞後的“的”處理為名詞後綴，我們以為這樣的處理缺乏系統性，應該看到臨澧話這類“的”和普通話有相同表現，它不僅能出現在名詞後，也能出現在人稱代詞、動詞、形容詞之後，且跟在這幾類詞之後的“的”也都可以進行轉指，和朱德熙（1961）的分析是平行的。

常德話中第三類“的”出現於動賓結構中，構成“V 的 O”格式，如例（1）。通過插入“是”以及構建原句所對應的問句（2a 及 b，方法參朱德熙 1961）可以找到句中的窄焦點，除焦點外的實體不能具有命題所說的特徵（排除性條件，參 Szabolcsi 1981；É. Kiss 1998 等）。例（3）就是如此，如果（3a）為真，（3b）就無法為真。以下各例中畫橫線處為焦點，加粗字體為“V 的 O”結構。

- (1) 他昨日買的書。（他昨天買的書）
(2) a. 他是昨日買的書。
b. 麼得時候打的球？（什麼時間打的球）
(3) a. 他是上午和中午打的球。無法推出
b. 他是上午打的球。

常常和“V 的 O”結構放在一起討論的一類結構是“VO 的”，也就是本文將要重點討論的句末“的”。³在普通話“的”的討論中，Simpson 和 Wu（2002）將“是 V 的 O”與過去解讀的“是 VO 的”中“的”處理為相同成分，而將非過去解讀的“是 VO 的”中“的”作單獨分析。Simpson 和 Wu 作如此劃分的依據是非過去解讀的“是 VO 的”不能和 wh- 附加語共現（4a），另外，“是”前副詞不能修飾“是”後謂語，（4b）中“明天”無法修飾“才會去北京”，而過去解讀的“是 VO 的”結構（例 5）以及“是 V 的 O”結構（例 6）則與之相反。

- (4) a. *你是怎麼才會去北京的？
b. *明天他是才會去北京的。
(5) a. 你昨天是怎麼去北京的？
b. 昨天我是在門口買票的。
(6) a. 他昨天是怎麼去的北京？
b. 昨天我是在門口買的票。

對此，他們的解釋是，非過去解讀“是 VO 的”結構中“的”是一個 D⁰，構成複雜名詞短語孤島，位於孤島內的 wh- 成分無法移出，所以（4a）這樣的句子不合法。

³ 常德話中“VO 的”和“是 VO 的”中“的”的性質有可能是不同的。部分“是 VO 的”結構中“的”必須強制出現時，這類“的”不屬於本文所說焦點投射的中心語“的”，詳參腳注 14。本文所說句末“的”只指“VO 的”中“的”。Simpson 和 Wu（2002）以及 Paul 和 Whitman（2008）中所討論的結構為普通話“是 VO 的”和“是 V 的 O”結構，但借用上述研究測試常德話“VO 的”和“V 的 O”，我們發現這兩個結構的對比仍然成立。

“是 V 的 O”以及過去解讀“是 VO 的”中“的”是一個 T^0 ，不構成孤島，因此 wh-成分可以移出。同樣，還是由於非過去解讀“是 VO 的”結構屬於名詞化結構，所以 DP 外部的副詞無法修飾 DP 內部成分，造成了 (4b) 的不合法。上述分析看起來很合理，但 Paul 和 Whitman (2008) 提出，非過去解讀“是……的”結構內的成分並非絕對不能移出 (例 7)。我們也發現有些非過去解讀“是 VO 的”句中，“是 VO 的”外部的副詞可修飾“是 VO 的”內部謂語 (例 8)。

(7) [對你]_i，他是 [會 _{t_i} 好一輩子的]。

(8) 明天他是會來的。

雖然 Paul 和 Whitman (2008) 不同意 Simpson 和 Wu (2002) 將非過去解讀“是 VO 的”結構中的“的”視為 D^0 ，但他們支持區分兩種“是……的”結構，即斷言確認和分裂焦點結構。他們認為，北方話在形式上區分這兩種結構，前者用“是 VO 的”形式，“的”為 C^0 ，而後者用“是 V 的 O”形式，“的”為 Asp^0 。⁴ 區分手段包括：上文提到的排除性條件，“是 V 的 O”遵守排除性條件 (例 3)，“是 VO 的”結構不遵守排除性條件 (例 9)；預設部分是否包含高於 vP 的成分，如體成分 (例 9)、否定詞 (例 10)、情態詞 (例 11)、量化副詞 (例 12) 等，只有“是 VO 的”結構才能包含上述成分；是否僅限過去解讀，“是 VO 的”結構不僅限於過去解讀 (例 13)。

(9) 他是喝過伏特加和威士忌的。可推出：他是喝過伏特加的。

(10) 他是不抽煙的。vs. * 他是不抽的煙。

(11) 他是會來開會的。vs. * 他是會開的會。

(12) 他們都是來開會的。vs. * 他們都是開的會。

(13) 是張三畫黑板報的。vs. 是張三畫的黑板報。(限過去解讀)

以上是北方話的情況，在南方話中，不論是分裂焦點結構還是斷言確認結構，都統一使用“是 VO 的”形式。⁵ 常德處於南北方言的交界處，常德話既有“V 的 O”結構，也有“VO 的”形式，且不論是過去解讀的“VO 的”還是非過去解讀的“VO 的”，都和“V 的 O”結構有相當不同的句法表現，列舉如下表。

⁴ 注意，雖然北方話用兩種不同的形式來表現斷言確認和分裂焦點結構，但只有斷言確認結構和“VO 的”形式是一一對應的關係，而“V 的 O”和分裂焦點結構並不是一一對應的關係，分裂焦點結構也可以用“VO 的”來表示，如 (i) 昨天是張三買票的。

⁵ Paul 和 Whitman (2008) 對南方話的情況沒有展開討論。

表 1 常德話 “V 的 O” 與 “VO 的” 結構句法表現

	V 的 O	VO 的 非過去解讀	VO 的 過去解讀
排除性 條件	(14) a. * 他在北京學的中文， 但也在上海學的。	b. 他要在北京學中文的， 但也要在上海學。	c. 他在北京學過中文的，但也 在上海學過。
情態詞	(15) a. * 他上週應該開的會。	b. 張三應該得會開會的。	c. 他上週應該開會的。
體成分	(16) a. * 他昨日打噠 _T 的球。	b. 他每天都打噠 _T 球噠 _T 的。	c. 他早上打噠 _T 球噠 _T 的。
否定詞	(17) a. * 他昨日不喝的酒。	b. 他明朝 _{明天} 不喝酒的。	c. 他昨日沒喝酒（* 的）。
量化詞	(18) a. * 他俺 _{他們} 都喝的酒。	b. 他俺 _{他們} 都要喝酒的。	c. 他俺 _{他們} 昨日都喝酒噠 _T 的。

表 1 中，“V 的 O” 結構不能滿足排除性條件，也不能在句中加入情態詞、體成分、量化詞、否定詞等，只有去掉這些詞，原來的“V 的 O” 結構才能合法，但常德話“VO 的” 結構卻完全相反，因此常德話的“VO 的” 中“的” 也應視為單獨的一類。總結下來，常德話中至少有四類“的”：形容詞 / 副詞後綴、定語標記、“V 的 O” 中“的”，⁶ 以及“VO 的” 中的“的”。本文重點分析“VO 的” 中“的”（此後也稱句末“的”）的性質、功能及其句法層級。

我們認為常德話“VO 的” 中“的” 是焦點句末助詞，形成自身的焦點投射，焦點則位於這個投射的指示語位置（Spec FocP）。在陳述句中，“的” 表示對斷言的確認，“VO 的” 所形成的分裂焦點結構和“是” 相關；在疑問句中，“的” 確認謂語所指事件，疑問詞作為焦點可以移位至“的” 的指示語位置，詢問具體事物、原因、方式、選擇項等。常德話存在如下的左緣投射層級：

(19) 時間投射 < (“的” 焦點投射) < 語力投射 < 特殊義問句投射 < 態度情感投射⁷
(參 Rizzi 1997；鄧思穎 2010；Paul 2014；Pan 2015)

句末“的” 所在的投射為焦點投射，屬於可選投射，介於事件投射和語力投射之間，與普通話的“而已” “罷了”（Paul 2014）等排除性焦點句末助詞的層級相似，也與低層表焦點的“呢”（鄧思穎 2010）的層級相似。

2. 常德話的左緣投射及層級

自 Rizzi（1997）以來，漢語學界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左緣投射，並提出了不同的層級系統，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包括鄧思穎（2010），鄧文指出普通話的左

⁶ 根據上述句法表現，常德話“V 的 O” 中“的” 或可按照 Paul 和 Whitman（2008）的分析，定性為 Asp⁰，但本文討論的重點在“VO 的” 中“的”，對此暫不定論。
⁷ 括號表示該投射為可選投射。

緣可以劃分為時間、焦點、程度以及感情四類投射，“了/來著”“呢”“吧/嗎/噯”

“啊/哎/嘔”則分別佔據這四類投射的中心語位置，是其代表。四類投射由低到高組成了漢語的左緣投射整體格局。相較於鄧思穎（2010）的層級模型，Paul（2014）所提出的左緣層級更為簡略，她在 TP 之上只由低到高放了低位標句詞投射（ClowP）、語力投射（ForceP）以及態度投射（AttitudeP, AttP）三類，出現在這三類投射中心語位置上的成分分別為“了/來著”“嗎/吧”以及“啊”。Pan（2015）所提出的左緣分析具有最多的層級，在他的體系中包含 TP、句子體投射（S. AspP），Only 類投射（OnlyP）、語力投射（iForceP）、特殊義問句投射（Special question projection, SQP）以及態度情感投射（AttP），上述投射也由低到高排列。佔據各類投射中心語位置的分別為“了/來著”“而已/罷了”“嗎/沒有/吧_{祈使}/Q_{WH}”等、⁸表示否定義的“什麼”以及“啊/呀/嘔”等。他還指出在各類投射的左右都可以出現焦點投射和話題投射這兩類可選投射，其中焦點投射應低於話題投射。

我們綜合各家理論，分析得到常德話的左緣投射層級體系，常德話中 TP 之上最低層的左緣投射為時間投射（鄧思穎 2010），或 Pan（2015）所說的句子體投射，其代表性成分為“噠”（20），可對應普通話的句尾“了”。“噠”不顯示根句效應，可以被嵌套（21）。由於“噠”和“的”可以共現（22），且二者都在句末，可以得出句末“的”高於“噠”，也即時間投射低於“的”所在投射（時間投射 < “的”）。

(20) 他到學裡去噠。（他去學校了）

(21) 我曉得 [他到學裡去噠]。（我知道他去學校了）

(22) 昨日落啊雨噠的。（昨天下雨了的）

常德話中語力投射的中心語包括表示預設問句的“吧”、特指問句空算子、選擇問句空算子以及反復問句空算子。⁹“吧”在發問時說話人一般心中有預設答案，典型的句子如（23）。“吧”一般不能被嵌套，呈現根句效應（24c）。例（24c）義為“張三知道一個不確定的信息”，要想（24a）能被理解，只能是“吧”取寬域，說話人預設張三知道“你是香港人”的信息，但仍舊詢問以求獲得準確答案（24b），絕無

⁸ “吧_{祈使}”指的是出現在祈使句中的“吧”，比如“我們去玩吧！”“Q_{WH}”指的是特殊疑問句算子。以上所列句末助詞均為代表性成分，非窮盡性列舉。

⁹ 常德話中沒有對應於普通話“嗎”的是非問句末助詞，表達是非問句在句尾加“不”或“沒得_{沒有}”，或藉助句調或者疑問副詞如“莫”（難道）。

(i) 你看電影不？（你看電影嗎？）

(ii) 你看電影噠沒得？（你看電影了沒有？）

(iii) 莫他今朝得來？（難道他今天會來？）

可能理解為張三所知道的只是一個預設問（24c）。“噠”“的”“吧”均在句末共現（25），因此我們可以得到“噠”低於“的”低於“吧”的層級序列（時間投射＜“的”＜“吧”）。

(23) 你曉得這個事吧。（你知道這件事吧）

(24) a. 張三曉得你是香港人吧。（張三知道你是香港人吧）

b. $[_{TP}$ 張三曉得你是香港人] [$iForce^0$ 吧]

c. * 張三曉得 $[_{iForceP}$ $[_{TP}$ 你是香港人] [$iForce^0$ 吧]]

(25) 他跟你講噠這個事噠的吧。（他和你說了這件事的吧）¹⁰

除了“吧”以外，各類疑問句空算子也屬於語力投射。以下是常德話中各類疑問句示例（26）–（29）。這些句子均可被嵌套，但嵌套後的小句失去疑問語力，此處僅舉 VP-neg 問句被嵌套的情形作為代表（30）。句末“的”也可以和上述諸句共現，例（26）–（29）中均可加“的”。

（26）特指問句：他打主意買麼的（的）？（他打算買什麼（的））¹¹

（27）反復問句：他買不買蘋果（的）？

（28）VP-neg 問句：他買沒得（的）？（他買了沒有（的））

（29）選擇問句：你吃粉還是吃面（的）？

（30）鬼曉得他買沒得。（鬼知道他買了沒有）

在（26）–（29）中，所詢問的內容沒有變化，加“的”後仍舊是疑問詞取寬域，加“的”後的意義差別主要體現在說話人的背景信息上。不加“的”時，說話人發問是沒有背景信息的，加“的”後，說話人發問時已經確認了謂語所表達的事件存在。以（31）所表達的購物場景為例，說話人 A 在商場遇到了聽話人 B，可以說出（31）的句子，但不能說（32）這樣的句子。這是因為在巧遇的場景下，說話人 A 不可能具有相應的背景信息，確信聽話人 B 一定要購物。與此形成對比的是（33）和（34），“的”的添加就比較合理（我們的語感更傾向加“的”），因為說話人確信聽話人在親人的生日很可能是需要購物的。

(31) 這麼湊巧碰倒你噠，將才 / 在買些麼的？

（“麼的”：什麼，這麼湊巧遇見你了，剛剛 / 在買些什麼？）

¹⁰ 動詞後的“噠”相當於普通話的“了_i”，句末的“噠”才是時間投射的中心語。

¹¹ “麼的”中“的”是構詞成分。

(32) * 這麼湊巧碰倒你噠，將才 / 在買些麼的的？¹²

(33) 馬上小叔要過生噠，你打主意買麼的？

(34) 馬上小叔要過生噠，你打主意買麼的的？

(馬上小叔要過生日了，你打算買什麼的？)

另外，時間投射也可以和“的”以及特殊疑問句空算子共現，如“他買啊麼的噠的（他買了什麼了的）”，其中“噠”仍舊低於“的”。綜上，“噠”低於“的”，“的”低於“吧”，也低於特殊疑問句的空算子，因此“的”低於語力投射（時間投射 < “的” < 語力投射）。

常德話中也存在 Pan (2015) 所指出的特殊義問句，包括反問句（*rhetorical question phrase*, RhQP 例 35）、否定義特殊疑問句（*negative wh-question phrase*, NegQP 例 36，參 Cheung 2008, Pan 2015）以及驚訝否定義疑問句（*surprise-disapproval question*, SDQP 例 37）。這些特殊義疑問句中也可加“的”，但它們不能被嵌套（如例 38）。當這些特殊義疑問句和“的”共現的時候，總是特殊義疑問詞（在 35–37 中為“麼的時候 / 麼的”）取寬域，分別表達否定義或者驚訝否定義。以（35）為例，句法分析應如（39）。

(35) 反問：他麼的時候遲到噠（的）？

（他什麼時候遲到了（的）？ = 他從來沒有遲到過）

(36) 否定義特殊疑問：麼的他到北京去（的）？！

（什麼他到北京去（的）？！ = 他根本沒去北京。）

(37) 驚訝否定義疑問：你跑麼的（的）？

（你跑什麼（的）？ = 你別跑 / 你不該跑）

(38) *[麼的他到北京去的] 不重要。

(39) [RhQP 麼的時候_i [RhQ⁰ ∅ [FocP [TP 他 [AspP t_i 遲到 [Asp⁰ 噠]]] [Foc⁰ 的]]]]

同時，（39）也出現了“噠”，可以得出“噠”低於“的”，“的”低於特殊義疑問句投射。至於語力投射和特殊義問句投射的高低，我們也構建了下面的句子說明（40）。在（40）中，“麼的”（什麼）取了寬域，全句表達的是否定義，失去疑問語力，又因前文我們已經證明“的”低於語力投射（此處為反復問），因此得出“的”低於語力投射，語力投射低於特殊義問句投射，再結合（39）的“噠”低於“的”，結論是時間投射低於“的”，“的”低於語力投射，語力投射低於特殊義問句投射（時間投射 < “的” < 語力投射 < 特殊義問句投射）。

¹² 此句不合法不是由於“麼的”後不能緊挨“的”，參例（26）中這種組合法。

(40) 麼的買不買的，我直接送給你。（什麼買不買的 = 不用買）

最後一類是態度情感投射，在常德話中的代表有句末助詞“哦”和“啊”（41）。二者均無法被嵌套，呈現根句效應（42）。有意思的是，當我們在主句謂詞部分添加疑問副詞“哪麼”（怎麼）以後，句子卻變得合法了（43）。這不是因為“哦”被允許出現在嵌套小句中，而是因為加上疑問副詞後，“哦”可以被分析為主句句末助詞，在常德話中“我哪麼曉得哦 / 啊”為合法結構。

(41) 你要哪本書哦 / 啊？

(42) 我想曉得 [你要哪本書（* 哦 / * 啊）]。

(43) [AttP [我哪麼曉得 [你要哪本書]] [Att⁰ 哦 / 啊]]。
（我怎麼知道你要哪本書啊）

再來看“哦”在左緣投射的層級。句末“的”低於“哦”，一則“的”允許嵌套，“哦”不允許被嵌套，通常來說層級越高的句末助詞越不容易被嵌套（參 Pan 2015）；二是“噠”“的”“哦”三者可以在句末共現，說明“噠”低於“的”，“的”低於“哦”。至於語力投射和“哦”的高低，可分析（41），我們發現（41）只能是“哦”取寬域（如 45），表示說話人急於知道答案的強烈感情。特殊義問句也同樣低於“哦”和“啊”，如（46）所示，這個句子雖然形式上是疑問，但最終表達的效果是強烈的肯定意味，因此“哦 / 啊”表示強烈感情的句末助詞取最寬域，疑問中心語在其下。同理（47）中“哦”也取最寬域，另外前文已經證明，句末“的”低於語力投射，語力投射低於特殊義問句投射，最終得出時間投射低於句末“的”，句末“的”低於語力投射，語力投射低於特殊義問句投射，特殊義問句投射低於情感態度投射的總體格局。

(44) 你到哪裡去吃飯噠的哦？（你去哪裡吃飯的啊？）

(45) [AttP [iForceP 你要哪本書] [Att⁰ 哦]]？

(46) [AttP [RhQP 哪個不喜歡吃牛肉粉] [Att⁰ 哦 / 啊]]？！

（誰不喜歡吃牛肉粉啊？！ = 大家都喜歡吃牛肉粉）

(47) [AttP [NegQP 麼的 [iForceP 買不買 [的]]] [Att⁰ 哦]]，我直接送給你。（什麼買不買的哦，我直接送給你）¹³

¹³ NegQP 和 RhQP 都屬於特殊義問句投射的子類，參前文特殊義問句投射部分。

3. 常德話句末“的”的功能

常德話句末“的”是焦點標記，居於焦點投射的中心語位置，標示它的補足語範圍內存在一個自然的寬焦點，該焦點在陳述句中為斷言，在疑問句中為謂詞所指事件。它的 [Spec FocP] 位置可以是“是”標記的對比焦點（48a），¹⁴ 也可疊加音系手段如重音來標記（48b）。

- (48) a. 昨日是張三買票的。
b. 昨日是張三買票的。

相比於分裂焦點，我們更願意把“是”後焦點稱為對比焦點，一是由於分裂焦點的命名本意是焦點和非焦點是分離的，如英語的 “It is ... that” 結構，焦點和非焦點由 that 隔開，但漢語的“是……的”結構中焦點和非焦點並不分離；二是要強調“是”的對比焦點標記地位。將“是 VO 的”結構中的“是”分析為對比焦點標記，“的”分析為自然焦點標記，首先要問的是，對比焦點和自然焦點可以同時出現在一個句子中嗎？Guéron（1980）指出在英語中二者可以共存，如 “George loves Martha” 中，“George” 是對比焦點，但自然焦點是 Martha。因此對漢語的“是 VO 的”作上述分析並不特殊。還有一些證據也支持我們的分析。我們發現在常德話中，“VO 的”本身可以不遵守排除性條件（49），但添加“是”以後必須遵循排除性條件（50），說明這類“是 VO 的”結構中“是”是對比焦點標記。

- (49) 張三週一和週五打球的。可以推出：張三週一打球的。
(50) 張三是週一和週五打球的。不能推出：張三是週一打球的。

另外，Paul 和 Whitman（2008）認為普通話“是……的”分裂焦點結構中“的”是 Asp⁰，因此預設部分不能出現高於 vP 的成分，比如否定詞、體成分等，但常德話裡這樣的句子成立（51 及 52）。這證明常德話兩類“是 VO 的”中“的”的位置均沒有低到 Asp⁰。其他類型高於 vP 的成分，如情態詞和量化詞，似乎的確不能在“是 VO

¹⁴ 本文前文所討論的主要是不涉及“是”的“VO 的”句。至於“是 VO 的”句，我們認為常德話表面形式為“是 VO 的”的結構可能並不相同，至少有兩種不同的“是 VO 的”結構，一種是我們這裡涉及的“是”作為對比焦點標記，“的”作為句末助詞的結構，在這種“是 VO 的”結構中，“的”是可以省去的，如“昨日是張三請客（的）”；而另一種中“是”和“的”的性質都有待進一步研究，其中“的”是強制出現的，如“張三是愛你 *（的）”，多謝審稿人指出這一點。下面涉及到的“是 VO 的”大部分可省“的”，也就是前一種分析的例句，個別不能省“的”的句子會有說明。

的”中出現(53a及54a)，但這與“的”無關。按我們的分析，“的”是左緣焦點投射的中心語，位置遠高於VP，因此在沒有“是”的情況下，(53b)及(54b)成立。

“是”的性質雖不完全明確，¹⁵但在常德話可省略“的”的“是VO的”中它的功能是對比焦點標記，而對比焦點排斥量化詞，不僅漢語，匈牙利語和英語中也都有對應的例子(55及56)。至於情態詞，“是”可以出現在它之上或之下，不過出現在情態詞之上的“是”在漢語中通常是強調標記，類似英語的do，而不作對比焦點標記(57)。

(57)中重音落在“是”上，而對比焦點結構中，重音落在對比焦點上，不落在“是”上。以上例子均為名詞作對比焦點的情況，事實上，即使是謂詞性短語，“是VO的”中“是”也仍舊可以是對比焦點標記(58)。

(51) 是姐姐不 / 沒開門的。(“的”不強制出現)

(52) 將才是張三燒啊紙噠的。(剛剛是張三燒了紙的)¹⁶

(53) a * 是姐姐應該買票的。

b. 姐姐應該買票的。

(54) a. * 是他俺都到北京去的。(想表達：他們都到北京去的)

b. 他俺都到北京去的。(他們都到北京去的)

(55) 匈牙利語：*Mari minden kalapot nézett ki magának.

Mary every hat.ACC picked out herself.DAT

*It was every hat that Mary picked for herself.

(引自 É. Kiss 1998: 例 17b)

(56) 英語：a. * It was **everybody** that Mary invited to her birthday party.

b. Mary invited **everybody** to her birthday party.

(引自 É. Kiss 1998: 例 20a、b)

(57) 他是應該負責的。

(58) a. 他吃過蛇肉。

b. 他是吃過蛇肉的。

(58a)只是簡單陳述一個事實，而(58b)則有將“吃過”和“沒吃過”進行對比的意味。(58b)也不能用於始發句，但(58a)卻可以，這是因為對比焦點必須有

¹⁵ Simpson 和 Wu (2002) 認為“是……的”結構中“是”是動詞，因為對應的反復問句形式重疊部分為“是不是”，如“張三是不是昨天買票的？”Cheng (2008) 則將“是”處理為一個繫詞(copula)。Paul 和 Whitman (2008) 中仍將“是”視作動詞。

¹⁶ 這句中“的”強制出現，“啊”是“噠”在語流中的省音，相當於普通話動詞後“了”。(51) – (52) 的句子換成“V 的 O”結構不合法，說明常德話“V 的 O”結構中的“的”確乎可能是 Asp⁰。

預設 (Rochemont 1986)。相比於陳述句，疑問句的情況則簡單一些，疑問句中“是”的增添與否並不帶來對比意味，如“你是要買麼的”（“麼的”：什麼，你是要買什麼的？），此時只有“的”作為自然焦點標記，表示說話人對謂語所表示的事件（這裡為“買某物”）的確認。我們要強調的是，“的”是一個自然焦點標記，但這不意味著“的”不能和窄焦點相容，相反，由於“的”本身不是焦點，而只是焦點標記，位於 Foc^0 ，焦點則位於 $[\text{Spec}, \text{FocP}]$ 位置，疑問詞剛好可以進入該位置，形成合法的句子。

4. 總結及餘論

本文從常德話中幾種不同類型的“的”入手，著重對比“V 的 O”結構與“VO 的”結構，指出這兩類結構中的“的”性質不同，前者可能是 Asp^0 ，而後者是 Foc^0 ，並進一步分析得到常德話中“時間投射 < 句末“的” < 語力投射 < 特殊義問句投射 < 情感態度投射”的左緣層級。句末“的”在常德話中具有統一的功能，即標示自然焦點，在陳述句中確認斷言，在疑問句中則確認謂語所指事件。部分“是 VO 的”分裂焦點結構更準確來說是對比焦點結構，“是”應分析為對比焦點標記，引介對比焦點。

相比於普通話，常德話的“VO 的”中“的”的表現比較統一，在常德話中，“的_{焦點}”可以出現在過去、慣常、將來（張三明朝_{明天}去北京的）三種事件類型中，“的_{確認}”可以出現在窄焦點句中（張三扯常麼_{經常}打破碗的），¹⁷ 也可以用於疑問句（他明朝到哪裡去的哦？_{他明天去哪裡呢}），范曉蕾（2024）對普通話句末“的_{焦點}”和“的_{確認}”的分析並不適用於常德話。因此我們認為常德話“VO 的”的“的”在句法上更適宜分析為一個“的”，究竟是帶窄焦點還是帶寬焦點，語義上是凸顯焦點還是表示命題確認則更多依賴於語音和語義理解。

鳴謝

本文曾於第十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報告，承蒙與會的鄧思穎、林華勇、盛益民、肖陽等學者提供寶貴意見，另外，三位審稿人所提意見也極有意義，在此一併致謝，如有錯誤，概由本人負責。

參考文獻

- 鄧思穎。2010。形式漢語句法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Sze-Wing Tang. 2010. *Xingshi Hanyu Jufaxue*.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范曉蕾。2024。句末助詞“的”的功能分類及語義演變。漢語學報 86(2)。2–14。Xiaolei Fan. 2024. Jumo zhuci “de” de gongneng yanbian ji yuyi yanbian. *Hanyu Xuebao* 86(2). 2–14.

¹⁷ 表慣常且焦點為頻率副詞的句末“的”按範文都是“的_{確認}”。

- 司富珍。2004。中心語理論和漢語的 DeP。當代語言學 6(1)。26–34。Fuzhen Si. 2004. Zhongxinyu lilun he Hanyu de DeP. *Dangdai Yuyanxue* 6(1). 26–34.
- 謝萌。2012。臨澧方言研究。南寧：廣西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Meng Xie. 2012. *Linli fangyan yanjiu*. Nanning: Guangxi Minzu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易亞新。2007。常德方言語法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Yaxin Yi. 2007. *Changde Fangyan Yufa Yanjiu*. Beijing: Xueyuan Chubanshe.
- 朱德熙。說“的”。1961。中國語文 110(12)。1–15。Dexi Zhu. 1961. Shuo “de”. *Zhongguo Yuwen* 110(12). 1–15.
- 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Dexi Zhu. 1982. *Yufa Jiangy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鄒飛。2006。臨澧方言語氣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Fei Zou. 2006. *Linli fangyan yuqi yanjiu*. Shanghai: Huadong Shifa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Aoun, Joseph & Yen-hui Li. 2003. *Essays on the representational and derivational nature of grammar: The diversity of Wh-construction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Cheng, Lisa Lai-Shen. 2008. Deconstructing the *shi...de* construction. *The Linguistic Review* 25(3–4). 235–266.
- Cheung, Lawrence Y.L. 2008. *The negative wh-construction*.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dissertation.
- É. Kiss, Katalin. 1998. Identificational focus versus information focus. *Language* 74(2). 245–273.
- Guéron, Jacqueline. 1980. O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PP extraposition. *Linguistic Inquiry* 11(4). 637–678.
- Huang, C.-T. James. 1982. *Logic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issertation.
- Pan, Victor Junnan. 2015. Mandarin peripheral construals at the syntax-discourse interface. *The Linguistic Review* 32(4). 819–868.
- Paul, Waltraud. 2014. Why particles are not particular: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hinese as heads of a split CP. *Studia Linguistica* 68(1). 77–115.
- Paul, Waltraud & John Whitman. 2008. *Shi...de* focus clefts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Linguistic Review* 25(3–4). 413–451.
- Rizzi, Luigi.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Liliane Haegeman (ed.), *Elements of grammar*, 281–337. Dordrecht, Boston &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Rochemont, Michael S. 1986. *Focus in generative gramma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Simpson, Andrew & Zoe Xiu-Zhi Wu. 2002. From D to T: Determiner incorpor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en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1(2). 169–209.
- Szabolcsi, Anna. 1981. Compositionality in focus. *Folia Linguistica* 15(1–2). 141–163.

Sentence-final *de* in the Changde Dialect: Its Syntactic Category, Function and Hierarchy

Xiaoqian Pei

We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paper concentrates on the function, syntactic category, and layer of the sentence-final *de* in the left periphery in the Changde dialect. The sentence-final *de* is analyzed as the head of FocP, whose specifier can be occupied by a contrastive focus introduced by *shi* or identified by the stress it bears. A general hierarchy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the Changde dialect is “S.AsP < *de* (FocP) < iForceP < SQP < AttP”.

Keywords

“VO *de*”, focus, left periphery projections, Changde dialect

通訊地址：溫州 龍灣區 溫州理工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

電郵地址：betty_pxq@163.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8月30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6月18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6月30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5年7月2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5年7月31日